

沈密的席梦思



泄密的席梦思

屈国新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泄密的席梦思

屈国新 著

责任编辑 李良元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湖南省《环境保护报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/32 7.5印张 152,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

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0,000 定价：2.45元

ISBN7—202—00256—6/I·54

目

次

- 一、冷美人巧陷井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- 二、殉情女命毙夫手……………（四十三）
- 三、重逢妻凌辱负重……………（一〇五）
- 四、悲女郎忍痛割爱……………（一三八）
- 五、蛇蝎妇杀夫完命……………（一七五）

冷美人巧设陷阱

1966年8月，世界各大报纸几乎同时刊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：一名伊拉克飞行员驾驶着一架米格21型战斗机叛逃到以色列。米格21型战斗机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之一，苏联在向其盟友提供这种飞机后，都要派克格勃人员保护使用。那么，以色列又是用什么手段把这架飞机弄到手的呢？……

（以上摘自《国际问题资料》第5期·85年号）

一、“摩萨德”决定使用美人计，

物色的对象：

罗莎

上午10点20分。

以色列最大的都市特拉维夫——雅法。

一辆黑光锃亮的皇冠牌小轿车，就象一只疾速觅食的甲壳虫，悄没声儿地滑过了繁华的大街，来到城郊的“摩萨德”大楼门前。“摩萨德”，是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代称。这样，轿车的黑色更给人神秘的感觉。

车门打开，一个中年男子跳下汽车，扶了扶脸上的无边麦克变色镜，挟着个与轿车同样颜色的公文包，沿着长长的台阶，向“摩萨德”的大门奔去。

黑洞洞的大门深不可测，12名全身武装的门卫士兵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。任何失职都要用他们的性命来抵偿。

中年男子在最后两处台阶前站住了。

12只枪发出整齐划一的“咔嚓”响声，同时指向中年男子的胸口。一名领队模样的人跨前一步，机械式地叫喊道：“出示你的证件”。

中年男子从上衣口袋夹出一个印有红色骷髅的白色证件，递了过去。领队打开，上面印着：情报局·谍训处·001——A赫达赫特。

领队核对了照片，一挥手，12只枪让出了一条路。领队脸上这才绽出了笑容，问中年男子：“今晚去哪里？”

中年男子也笑了，他们是老熟人了。他并没因领队刚才的例行公事而不快，说：“也许，今晚我不能陪你，我要陪另一个女人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现在我还无法知道。”

赫达赫特在二楼一间极为豪华的密室里见到了他的顶头

上司——“摩萨德”局长。他有很多名字。但他们都称他“半个真主”。

“半个真主”正背朝门口，面向里墙，双臂抱胸欣赏着墙上一幅油画。油画以粗犷的笔调表现了以色列祖先雅各与天使角力的生死瞬间。赫达赫特站在门口叫道：“报告！”局长才转过身来。

赫达赫特走了进去，在自己常坐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迫不及待地說道：

“赫达赫特奉命前来，有什么指示，你吩咐吧。”

“半个真主”点燃一支烟，心里沉重地狠吸了一口，说：

赫达赫特，是这样的，那个红色大国最近向我们的对头提供了一批战斗机，这种战斗机设备之先进、速度之快、战斗力之强都给我们造成严重的空中威胁，3个月内，我们已连连失利，而且事实将迫使我们承认，我们还得失利下去。这种飞机名叫米格21，我们叫他魔鬼，想必你不会不知道。”

“知道。”赫达赫特应道。

“半个真主”的脸色由沉重转为了严峻，声音更低了：

“我们必须得到它，仿制或照原样试制。为此，情报局决定，由你处指派色情间谍，立即潜入伊拉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在克格勃眼底下，诱使任何一个飞行员驶机投奔我们。”

“赫达赫特明白。”赫达赫特一脸严霜。

他深知任务的艰巨。

“半个真主”这时才仿佛卸下了重担，喘口气坐了下来，问：“你把我想要的东西带来了么？”

“带来了。”

赫达赫特把始终不离手的黑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、触了触包皮上的绿色标志，再小心翼翼地关闭了为防万一的爆炸装置，拉开拉链，从1号夹袋里取出一个夹本。

赫达赫特把夹本打开，取出20张彩色照片，分发扑克牌一样摊在桌上。

那是20个妙龄女子的头相，有的端庄有的妩媚有的大方有的妖冶，从里面抽出任何一张，都足以令男人怦然心动。

“半个真主”粗大的手指在相片上摩挲来摩挲去，吟哦良久，曲卷食指在一张金发女郎的相片上一敲：

“好，就是她。”

赫达赫特点点头，拖过公文包，把其它照片逐一收起，从4号夹袋又抽出一叠照片，摊在桌上。这回都是金发女郎的。金发女郎在微笑、在灿笑、在大笑、在怒笑、在浪笑；在忧怨、在哀怨、在怨恨、在小怒、在大怒；在吃东西、在走路、在跳舞、在淋浴、在仪态万方地上汽车……还有几张赤裸着身体在床上和人调情做爱的，对象什么人都有：黑人、白人、老人、青年。局长一一浏览过后，满意地说：“谈谈她的情况。”

赫达赫特如数家珍一样谈起来：

“罗莎，又名詹妮，莎伦，露丝，玛丽，南希，1940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个教授家庭。教授是个奇才又是个心理变态者，特别是性心理，当他女儿罗莎14岁时，他用暴力迫使她和他上了同一张床。这样，罗莎15岁时就投向了我们的温暖的怀抱。在我们的支持下，她1958年毕业于美国费城大学。她能歌善舞，精通电气、机械，文学方面。毕业后受

训两年，成绩A⁺。平时高雅庄重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关键时刻思路敏捷，心狠手辣，人称冷面人和冷美人。”

“半个真主”皱皱眉头，插话说：“赫达赫特，我聪明的朋友，你应该告诉我她的专业功绩。”

“执行过黑象计划，赫达赫特开始整理照片，还有死美神计划，都成功了。”

“嗯”局长还在沉思。

“我相信，”赫达赫特说：“不会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。”

“半个真主”抚摸着下巴，“赫达赫特，你明白，如果这次行动失败，对你和我将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坐牢。”赫达赫特说。

“不，”局长说：“送命。”

“是！”赫达赫特起立说。

“半个真主”这才说：“就这么定了吧，愿真主保佑我们。她现在在哪里。”

“谍训处。待命。”赫达赫特说：“你要见她吗？”

“不了，”局长说：“时间对她对我们来说，都太宝贵了。你和她谈吧。她将绕道美国去伊拉克。她今后的名字就叫做海伦，从美国去伊拉克度假的寡妇。她的代号C，与你直接联系。”

赫达赫特：“是！”

“这次行动由我直接指挥，行动叫做……”局长犹豫了一下，眼睛盯住了墙上的油画，“雅各1号行动。”

几分钟后，赫达赫特出现在“摩萨德”的大门口。

门卫领队笑问：“你的女人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知道了吗？”

赫达赫特说：“一夜夫妻。明天她就是别人的女人了。”

二、寻梦大酒楼的女招待将为他吃醋，

因为她太爱他了：

穆尼尔

穆尼尔虽然有一个十分娇美的妻子，还有一个淘气得可爱的孩子，可就象钟点一样准时，每隔三天一次收机后，他还是要到寻梦大酒楼去一次。

寻梦大酒楼在市中心，在林林总总的酒楼、酒吧、夜总会中，其豪华阔气是首屈一指的。正因为豪华阔气，寻梦大酒楼收费昂贵，如果不是因为寻梦大酒楼的女招待，穆尼尔绝不会去光顾。

穆尼尔喜欢在贴近女招待卡蒂尼的柜台边，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座位，要一杯威士忌，或者一杯咖啡，慢吸慢饮，直喝到午夜过后卡蒂尼下班，然后叫一辆出租车，两人一起去到卡蒂尼家里，愉快地度过一两个小时。

卡蒂尼是穆尼尔的情妇。据她自己说，她以前有过很多情夫。可是，穆尼尔漂亮的脸盘、魁梧的身躯把她迷住了。她拒绝了所有的男人。为此，穆尼尔很高兴。他无比喜欢这个睁眼睛的女人。穆尼尔虽然很爱自己的妻子，可他觉得妻子和情妇是两码事一样。

这又是穆尼尔去寻梦大酒楼的日子。象往常一样，穆

尼尔于傍晚准7时推开了大酒楼的旋转门。他发现今日的酒楼灯红酒绿，热闹非常，就连人也比平日多了起码一倍。穆尼尔心中掠过了一丝不快，因为他知道，他的卡蒂尼又要推迟下班的时间了。

他在角落里寻一个位置，快快地坐下来。他刚坐下，卡蒂尼就端着一杯威士忌迎了上来。几个月前，卡蒂尼就坚持威士忌由她付钱。这使穆尼尔感动。望着那双明净如蓝天的眼睛，穆尼尔真不敢相信，有过无数男人的女人还会这么单纯这么相信爱。

穆尼尔接过威士忌，问道：“又有什么达官贵人来了。”

“还是那个美国寡妇。”卡蒂尼说。

穆尼尔知道，卡蒂尼所说的那个美国寡妇名叫海伦，是从美国来伊拉克度假的。这个女人一到这里，立刻以她的美貌和交际风靡了整个巴格达，无论是政界是军界是商界，无论是大人物是小人物，都以能结识她和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幸。前几次穆尼尔不得不因为她在酒楼而多候了卡蒂尼几个小时。

为了这点，穆尼尔不喜欢她，可她偏偏还对穆尼尔笑过。那次他和她的目光偶然相触时，她对他笑着致意了一下。穆尼尔不得不承认那笑的魅力。穆尼尔立刻原谅了她。

在越来越响的古典音乐舞曲中，穆尼尔把嘴贴在卡蒂尼耳边，“怎么，她还不走？”

“走？卡蒂尼在穆尼尔脸上轻轻吻了一下，说：“她根本没有走的意思。呵，对了，她还向我问起过你哩。”

“她怎么问？”穆尼尔问。

“她问我，和你在一起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是谁？那

次，正是你走了之后。当心，她看上你了。卡蒂尼吃吃地笑了，笑声中不无醋意。

灯光渐渐暗下来了，一对对舞伴在音乐声中依偎着翩翩起舞，暗色的灯光令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欲望。穆尼尔把手搭在卡蒂尼柔软的大腿上，心中骚动不已。他真希望舞会快点结束，让他和他的卡蒂尼回到他们的世界去。

“唔。她来了。”卡蒂尼把靠在穆尼尔肩上的头猛地移开。

“谁？谁来了。”穆尼尔问。

可是，不用卡蒂尼回答，穆尼尔已知道谁来了。海伦已微笑着走过来，长裙拖地，玉身修长。有那么一刻，穆尼尔被震撼了。这个女人简直是太漂亮了。不仅漂亮，而且集雍容、高雅、华贵、宁静、妩媚、恬然于一身，整个儿一个美神，就连穆尼尔一直引为自豪的卡蒂尼在她面前也黯然失色。她在穆尼尔他们的圆桌跟前站住了，捞了捞丝光裙裾，对卡蒂尼仪态万方地淡淡一笑：“我可以和你的男朋友跳舞吗？”

“可……可以的……当然……可以……卡蒂尼一时间竟有点惊慌失措，推了一把如痴似醉的穆尼尔说：“你去吧……她……你……”

海伦嫣然一笑，“不。应该由他邀我。按照我们对男士的风度要求，男士应该主动邀请女士。你说呢？”最后一句她是对穆尼尔说的。

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，穆尼尔站起来，向卡蒂尼内疚地一笑，向海伦潇洒地一摆右手，做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式，然后牵着海伦的手，向舞池步去。

乐队仍然奏着那多情的曲子。

穆尼尔感觉到海伦的手在激动地颤抖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脑海里闪过这么一个想法：这个女人会爱上我吗？

对卡蒂尼来说，这是个痛苦的晚上，这个晚上应该诅咒。穆尼尔跟随那个美国女人去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到她身边。她只得用眼睛追踪他们。她看见穆尼尔起初显得比较拘束，还有一下似乎踩了海伦的脚，可是一曲舞罢下来，已是落落大方，谈笑风生了。好几次，她看见穆尼尔仿佛已经准备告辞，可那女人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，并做了一个挽留的手式，他便又留在原来的座位上了。

当海伦挨着穆尼尔的耳根说话时，卡蒂尼甚至想象到了穆尼尔耳根留下的唇印。她难过。她预感到穆尼尔将会离开她。她将为他吃醋，因为她太爱他了：这个驻扎在巴格达机场的漂亮的飞行员。

凌晨3点，舞会终于奏起最后一支曲子，《祝您平安》那悠雅的旋律在大厅滑动，卡蒂尼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。人们开始涌出酒楼。那个可怕的女人被众人簇拥着缓步走向旋转门。她的穆尼尔又回到了她身边。

“等我一下”，卡蒂尼愉快而敏捷地收拾着酒具，对穆尼尔说：“等我一下吧，我亲爱的，很快，很快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小窝里去了。”

没有回话。

卡蒂尼惊奇地回过头来，只见穆尼尔脸涨得通红，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。“你怎么啦？”卡蒂尼叫道。

“唔，”穆尼尔为难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了。海伦小姐邀我们到她房间去喝咖啡，也许，我想……”

有很多人。”说完，穆尼尔象是害怕呆久了而下不了决心似的，在卡蒂尼的额上吻了一下，急忙向大门奔去。

大门边，海伦正在等候穆尼尔。他们一起消失在旋门外。

一只酒杯从卡蒂尼手中滑出，跌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卡蒂尼扑向窗口，五颜六色的变幻的灯光映照下，她看见穆尼尔一起上了一辆天蓝色小轿车。她发恨地记下了车号：SI——00790。

三、卡蒂尼的不眠之夜，

海伦的不眠之夜，

还有爱玛的不眠之夜

爱玛始终不能入睡，在床上翻来复去。淡绿色的灯光给房间笼罩上一层暗淡的幽怨，就如她此刻的心情一样。现在已经是凌晨5点了，再过两个小时天就大亮，穆尼尔还没有回来。这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

当然，穆尼尔常常回来得很晚，但还没有超过凌晨4点的。

爱玛知道丈夫穆尼尔在外面有女人，而且知道那女人是寻梦大酒楼的女招待卡蒂尼。有一次，她曾看见穆尼尔和她走在一起，相搂着进入了一间小屋。她猜想那一定是卡蒂尼住的公寓。她甚至记下了那地方：小香榭里街65号，一间临街的小房子。可是她不想管，她太爱穆尼尔了，也理解他。男人有点这样的风流不足为怪，只要他爱孩子爱自己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就行。

可是今晚就不同了。今晚快天亮了穆尼尔还没回来，使

她担心。第一点她担心穆尼尔出了什么事；第二点她担心此例一开，穆尼尔会渐渐丧失对家庭的责任心。她在床上碾来碾去，就这么胡乱想着，好几次，她听见房外响起脚步声，以为是穆尼尔回来了，脚步声却又响上楼去了。当墙上的镀金女神吊钟敲响5下时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一翻身坐了起来，叫唤自己的儿子：杰克……杰克……

小穆尼尔还只4岁，睡梦中被揉醒过来，用手背揉了揉朦胧的眼睛，“妈妈”。

爱玛强颜欢笑。

“妈妈，什么事？”

爱玛摸摸小穆尼尔的头发，说，“爸爸还没有回来，我带你找爸爸去。”

“呵啰，找爸爸去。”小穆尼尔一面从床上跳下来一面欢呼。

“想爸爸了？”爱玛给孩子穿衣。

“想。”小穆尼尔说：“我不喜欢爸爸不回来。妈妈，我如果有两个爸爸该多好，今天回来这个，明天回来那个，你和我就天天有爸爸陪着玩了。”

孩子话，爱玛苦笑笑。

20分钟后，她们已经来到小香榭里街。时间尚早，街上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通宵不归的醉汉在昏昏的路灯下唱着颠七倒八的歌：

“爱上1个女人我很快活，

爱上3个女人我更快活，

可就是没有女人爱上我，

小尼尼、小尼尼……

爱玛怕冷地把小穆尔尼拉向路边，指着 65 号房间的窗口，说：“你爸爸就在那间房子里，在那里有事。”

“那是谁的房子？”小穆尼尔问。

“卡蒂尼小姐的，”爱玛说：“你现在去吧，妈妈告诉你一个办法，你按这个办法去做。”

“嗯。”小穆尼尔懂事地假向母亲。

这是一个难熬的夜晚，从回到家里起，卡蒂尼就坐立不安。她没想到海伦这个坏女人这么快就会把她的穆尼尔俘虏去。她在心底里诅咒她的敌人。如果有可能，她宁愿毁掉穆尼尔也不愿让海伦得到他。

卡蒂尼可不是个随便认输的女人。

这时，她听见门外隐约的哭声。她拉开门，看见一个蜷缩在门口的孩子。孩子大约四五岁，穿戴整齐，正用手背擦着眼睛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卡蒂尼问道，“这个时候还在这里？”

“我是我妈妈的孩子，”小穆尼尔抽抽咽咽说，“我妈妈不见了。”

“你妈妈怎么不见了？”

“我妈妈带我出来，我们走呵走的，她就不见了。”

“你妈妈是谁？”

我妈妈是我妈妈。”

卡蒂尼叹口气，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，说：“进屋来吧，孩子，进来坐一会，天亮后我带你去找妈妈。”

小穆尼尔顺从地跟着卡蒂尼进了屋。

“我该怎么安排你呢？”卡蒂尼暂时忘记了烦恼，双手插在睡衣的袋子里，一耸肩膀说：“我的小客人，你是睡一会儿，还是和我一起坐一会儿？”

小穆尼尔只是呆呆地盯着房里豪华的种种摆设。

“你睡吧。”卡蒂尼说。

“不，不，”小穆尼尔说：“我不睡，我妈妈说过，要我不要在你这里睡。”

卡蒂尼一楞。就在这时，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喊：

“孩子——”

“我妈妈喊我。”小穆尼尔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拉开房门，一溜烟冲了出去。

房间又只剩下了卡蒂尼一个人，孤独重新向她袭来。她想起刚才闯入的这个小孩。这个小孩是谁呢？为什么看上去面熟？

此刻，小穆尼尔已扑进妈妈爱玛的怀里，汇报说：“房里没有爸爸。”

“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小穆尼尔说：“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那个小姐。”

爱玛吻吻孩子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

与此同时，金椰林宾馆一间房子里，筋疲力尽但心满意的穆尼尔躺在床上，用手抚摸着那个结识还没有一天的女人。女人赤裸的身体在他的抚摸下，抑制不住地筛糠一样地颤抖。

“海伦”，穆尼尔闭着眼睛，喃喃地好似自语，“海伦，我的海伦，在我接触的所有女人中，你是我最感幸福最令我